

仙人掌日記

● 9月8日

前日去仁愛醫院。公共電視在播連續集，一個圍白長圍巾着深藍長袍的男子在說：「你瞭解她嗎？你知道如何去愛她嗎？你根本不配和她在一起，你能給她愛嗎？」

我還沒來得及吐血，另一男子接着說：「我當然懂得愛她，她跟我在一起，比跟你在一起快樂多了，也幸福多了。」一號男子聽了，臉色一變，後退一步以非常標準的小生腔，乾澀地說：「好！好！你能給她幸福。」接着喃喃自語：「只要她能幸福，我就無話可說了，只要她幸福，我別無所求。」轉身，踉蹌而去。

我幾乎氣絕倒地。可是還是看下去。站在人羣中，嗅着醫院獨有的味道，不知道一個人要追求多久，才可以追求到他所願。

回宿舍後，寫信給玉華說：「而我呢？寂寞是一個用得太多濫的詞，像八點檔的連續集，同樣的表情同樣的對白，同樣的悲歡人生，不停地播放——有什麼辦法，人生豈不都如此？」所以我不敢認真地說我寂寞的，寂寞這詞只能嘻皮笑臉地說出來。

為什麼做人不可以嘻皮笑臉呢？
快開學了。

● 9月9日

今日異常興奮，因為在圖書館找到一本好書，林清玄著的「宇宙的遊子」，時報書系594，記錄了林與許多旅居西方國家的東方藝術家的接觸。

徘徊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夾縫間，每個藝術家有自己的詮釋，可是沒有人可以丟棄自己的根本，在那一片土地上成長，他必然有一份色彩是長在記憶中的。他決定自己的方向，他走自己的方向。

可是我的方向呢？

叫我學書法，按前人的筆劃，完全一筆一劃地去寫？不對，那不是我。

來到台灣，我一直在吸收，在改變，日後會如何呢？純科學滿足不了我，純藝術也不能滿足我。自高中開始，我的思想一直在作跳躍式的改變，而在台灣，我有困難的心情，台灣的傳統不是我的傳統，我愛的是那塊我成長的土地。小小那時候我看到的都市風景，日日在變化。以前哪，在露天巴利還見到老鷹在飛，後來就漸漸沒有了。後來，在電星大廈，我靠着柱子，而我那時心愛的男子騎車經過，我轉過頭睡眼不足而浮腫的臉，心疼久久。一利那明白世間每多不平事。他在年青飛揚的時候，而我正是慘淡青澀。如今呢？離鄉前去走砂河畔的紅磚路，風是大的天是藍的。而今呢？

生長不過十餘年，城市不知改變幾許，改變的，何止是我？何止？縱我非白髮蒼蒼，舊事亦已多。

然而我思想中的馬來西亞，是如何的？

一直以來我的思想都是完全自我的，我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不論是垂直或水平思考，我常是純粹的自我，與環境少有共容。高中時的我，應是處於培養液中的狀態，沒有智慧的分析，只有純反射性的感受。到了台灣，受到不同的社會文化體系的衝擊，回頭看自己的國家，整個思想是散沙狀態無所適從——我，能做些什麼？為我們正起步的國家？我的芽，萌於台灣，成長呢？誰知？在大學中，是不是可以找到一條屬於我的路？也許窮我一生之力也不得之。我最大的困惑是，我一直在變，太慢時，自己追趕不及，太慢時，却又沉不住氣！

而每一次的跳躍，都是一次蛻變。

也許自較遠的地方，我可以看到另一番不同景象。

我要如何糾正自己的混亂的思想呢？



人世間

有時候會覺得心情奇怪，於是事事順心順意。半夜起來校稿準備貼版，再次讀到那麼好的詩文，心里高興。又好到打字小姐把我沒看到的錯別字都給改正過來，校稿也校得輕鬆，真謝謝她們。高興又輕鬆時，選圖片一選就有，排起版面也乾脆俐落，順手得很。作者寫得好，打字小姐打稿打得用心，編的人怎麼好意思草率了事？於是想想，好詩好文，看的人必會細細欣賞吧？

本期的「仙人掌日記」尤其叫人讚嘆。文字生動，構思自然巧妙而不露痕跡之外，勉之此文更有難得的自我省思。「我思想中的馬來西亞是如何的？」這不是她個人的問題，更是我們人家的問題。或許許明於異地，或許更長於異地，但根源於本地，我們希望，茁壯成長的樹最終會在我們理想中的馬來西亞挺立。
(羅胡)

■ 叫什麼呢？叫仙人掌的日記吧？我桌上有一「位」仙人掌叫拿破倫。我常常同伊聊天呢，其實我也像仙人掌，再多的刺，也不致於五臟六腑都是刺，還是柔軟的。

勉之

● 9月11日

颱風。

白金石文化廣場回宿舍。風雨在背後追趕我。一刹那，波浪哪，全都湧上半空中了。

雨滴是大大的，風吹動，雨就波動了，一個一個雨滴滴落地面都成了蹣跚馬蹄響。一下子千軍萬馬蹣跚奔過去，一下子萬馬千軍蹣跚奔過來。風吹雨驟，草雨落腳處就喧鬧成繁華一片，是真正的熱鬧。前一陣子流水般湧向一方，後一陣子又流水般湧向另一方。却又不是平面的流動，你清清楚楚地看見，蹣跚馬蹄蹣跚深下。

雨過去後，會留下什麼痕跡？報上說明此次颱風入襲，已有三人死亡，可是任何事情都會過去。

有什麼是不會留下痕跡的呢？女子在餐廳吃飯，口紅就印在紙巾上，可是又有什麼是不會消失的，紙巾隨即就被丟棄了。

● 9月12日

紅樓夢好在那里呢？那世界果真美麗？大觀園。

高二假期，看了紅樓夢，又覺心鬱難舒。回家倚在床頭看，雨漸漸下。看到字體模糊不清，才驚覺天色已黯，而雨仍落。看金庸的俠情世界，也是這般，一人書中，抬頭已是「時日流水般過」。可是看金庸哪，看後是痛快，是情難自己，是心懷壯氣，也是惘然若失，是歡是喜是悲是嘆，看金庸是看激盪哪，不進，則其中倒也稀鬆平常，若是進入了，便是不能自己的情愫。

然而紅樓夢呢？則是不愛不愛不愛不愛不愛不愛。因此紅樓夢便是不好的了？不不，又不是現LOGIC遊戲，如何就以簡單直落？就是因為紅樓夢好，方才令我如此不愛！不愛那奇怪的畸形世界。何嘗不願愛林黛玉？只是如此人物，却要如何去愛她？與其愛她，不若愛廣闊草原。林不會是草原，伊是名家巧匠的山亭亭臺，是極極清遠的水墨寫意，渾似自然生成，却又筆筆功力，臨摹不得。薛寶釵呢？也是名家。名家的印章，一個天地，在一方石中成就，也許千載也許瞬眼，縱再飛揚，也在那框中。史湘雲，方是吾愛。這湘雲哪！若醉臥我目前，我何能不動心？湘雲是畫嗎？應是書法吧？紅杏的書墨。或者，湘雲便是一個女子，醉後雙頰紅的女子，也許醒來後會搔搔頭皮，嬌慵地伸懶腰。賈寶玉呢？不過是一塊玉。我是個勢利小人哪，男子胸中沒有一塊大草原便已遜色了。賈不是草原，賈是玉，像台灣故宮中的白玉菜，一塊玉，吃不得。吃不得，因此便算不得真男子了。

也許紅樓夢好，便好在意淫。然而我又不十分懂，却是看了書評才知有此一論的。「紅」畢竟是中國人的書，像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主題確是明正，赤裸却也是夠赤裸了，因此便沒有了意淫而不言的欲避還拒之感。

其實今日想的是，為何中文作家，至今仍未有白話文的跨新時代著作？京華煙雲是不算的，那是文人士大夫的小說，算不得的。

一日看某雜誌，提及：專家預測，日後世界文學潮流將以東方文學為主流。

——中文文學何去何從？中文是工具抑或藝術？

仍是沒有答案的問題。但是，顯而易見的，紅樓夢式的文字早已不適合當前時代節奏，然而什麼是新的典範，我們須要什麼？

陳全興

斷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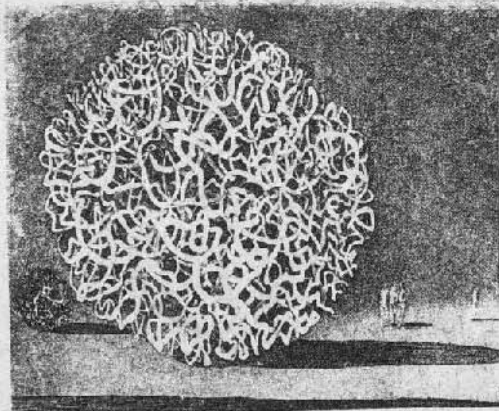
等着，一壺心情
等着，品茶的人
漸漸冷了

淡了

終於沒有訊息了，終於
在空間散開，一壺熱茶
嬌嬌散開了，就不再團聚
緊握的雙手都快垂成
分開的兩半，紛紛墜落的
除了愛與恨，生和死
還有一些什麼……

這世界真像長長的列車呵
我們都是彼此的風景
我在車中，你在窗外
都不知道會去
這裡 那里
只是
這樣 那樣
我迎向未來，你成了過去

終於沒有了訊息了



那天，我在星期集市集速寫

楊熾

把千柄熾熱撐起又怎樣
汗濕的容顏
滾燙的歲月
仍圓鼓鼓地撐着
七彩絢爛的太陽傘

便是
那炎炎的風
慵懶渾渾搖醒太陽早安

「先生 早安」
人潮就如期湧至
如竟燈的絨
探覓滿懷豐收 紛紛
自煙霧瀰漫
自雍容華貴
自疏遠至臨近
陸續 擠成
喧嘩

可這里並沒有亮麗出售
縱把肩摩踵接單純成一串聲音
依然 有個隨波逐流的故事
在湖中
沒有人追究來處
追究膚色 根源
就匯成
一種協調的步伐
塑造美得燙手的生活

於是
就用最美的言語
叫賣擺到盡頭的盡頭
多琳瑯的攤位
恰似閃亮簇簇的希望
呼吸着生命
醞釀發酸的空氣

醞釀該歌該泣
許多傳說的喜悅
皆是聒噪的交易
許多炫耀的盛事
皆是指自山區獨自開熱
指自抹不涼的汗水滂滂
交流各族人間的山河豐姿

山河豐姿
一絲一絃的憶懷
總在不經意間凝集
成堆成疊
成富饒的擺賣物
反換得

一聲最終的言語
「先生 您連根拔起的文化要販賣嗎？」

（那天 我在星期集市集速寫
攪拌不是黃不是棕的色彩
繽紛一幕璀璨的畫

畫出團結
就是這麼一幅
夾着腥味的
的
萬頭蠢動）